

注釋本 上卷

曾國藩

唐浩明 著

岳麓書社

注释本

上卷

曾國藩

唐浩明 著

岳麓書社

注释本序言

天地宇宙，人为万物之灵。人类丰富多彩的活动，造就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，同样，也造就五光十色的过往世界。这过往世界便是历史。因此，历史便成为今天的最好借鉴。人们之所以喜欢读史，其源盖出于此。

历史可以用多种形式来表述，如实物，如风俗，如文字等等。如果用文字来表述，也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。我们读二十四史之首的《史记》，常常会因太史公的文笔而倾倒。司马迁写人状物、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，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特别本事。他写人，可呼之欲出；状物，则如在眼前；叙事，又令人过目不忘。一篇读罢，兴趣盈盈，细研此中奥秘，原来是司马迁在表述历史时借用了文学的手法。比如我们读《项羽本纪》中“鸿门宴”一节，与读一则短篇小说，在感觉上完全是一样的。正是因为文学，才使得历史的表述由枯燥变得丰润，由平面化为立体。可惜，太史公的这种良好开端没有为后世史家所传承。于是，原本五光十色的一部历史，让人读来却昏昏欲睡，青丝飞雪。

我在不惑之年，有一种将回望晚清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的强烈愿望。鉴于以上体会，决定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。从此，不探世事潜心书斋十五年，遂有《曾国藩》《杨度》《张之洞》三部长篇。二十余年来，这三部书多家出版，不断重印，畅销海内外。读者以他们的喜爱，对我的借用文学元素来表述历史的努力予以认同。这是我此生最大的一件欣慰之事，我从

心里感谢我的读者们。

一般读者阅读历史小说，常会遇到一些障碍，比如书中的时代背景、典章制度、风土人情以及不太多用的典故、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等。我与岳麓书社商量：出一个注释本，请行家来清除这些障碍。于是，有了黄尚文君做注释的这个版本。尚文君的注释准确、精炼、平实，我相信这些注释能有助于读者的阅读。

是为简序。

唐浩明

乙未初秋于长沙静远楼

目录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- 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/ 001
- 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，杨载福只身救排 / 006
- 三 摆棋摊子的康福 / 013
- 四 康家围棋子的不凡来历 / 023
- 五 喜得一人才 / 029
- 六 把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 / 032
- 七 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 / 040
- 八 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/ 046
- 九 刺客原来是康福的胞弟 / 048

第二章 长沙激战

- 一 城隍菩萨守南门 / 053
- 二 康禄最先登上城墙 / 058
- 三 今日周亚夫 / 062
- 四 欧阳兆熊东山评左诗 / 070
- 五 计赚左宗棠 / 081
- 六 巡抚衙门里的鸿门宴 / 085
- 七 药王庙里出了前明的传国玉玺 / 091
- 八 左宗棠荐贤 / 097

第三章 墨经出山

- 一 谢绝了张亮基的邀请 / 100
- 二 世无艰难，何来人杰 / 105
- 三 接到严惩岳州失守的圣旨，张亮基晕死在签押房里 / 111

- 四 陈敷游说荷叶塘，给大丧中的曾府带来融融喜气 / 116
- 五 郭嵩焘剖析利害，密谋对策，促使曾国藩墨经出山 / 128

第四章 天王定都

- 一 洪秀全江宁称王 / 142
- 二 天王开国的三件事：定都、朝拜、开科取士 / 145
- 三 东王揽权，翼王献策 / 150

第五章 初办团练

- 一 乱世须用重典 / 156
- 二 曾剃头 / 160
- 三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，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/ 169
- 四 鲍超卖妻 / 179
- 五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/ 186
- 六 大闹火宫殿 / 195
- 七 停尸审案局 / 208
- 八 逼走衡州城 / 211

第六章 衡州练勇

- 一 王鑫挂出“湘军总营务局”招牌，遭到曾国藩的指责 / 214
- 二 忍痛杀了金松龄 / 219
- 三 从钓钩子主想到办水师 / 228
- 四 接受船山后裔赠送的宝剑 / 233
- 五 一个钟情的奇男子 / 244

- 六 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杨载福 / 255
七 湘江水盗申名标 / 258

第七章 靖港惨败

- 一 为筹军饷，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 / 263
二 出兵前夕，曾国藩亲拟檄文 / 266
三 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，使曾国藩心跳血涌 / 273
四 曾国藩踌躇满志，血祭出师；一道上谕，使他从头寒到脚 / 277
五 定下引蛇出洞之计 / 280
六 利生绸缎铺来了位阔主顾 / 285
七 曾国藩紧闭双眼，跳进湘江漩涡中 / 292
八 左宗棠痛斥曾国藩 / 297
九 白云苍狗 / 305
十 兄才胜我十倍 / 309

第八章 攻取武昌

- 一 青麟哭诉武昌失守 / 313
二 湖北巡抚做了彭玉麟的俘虏 / 315
三 薛涛巷的妓女蚕儿真心爱上造反的长毛头领 / 320
四 康福挥刀砍杀之际，一眼看见弟弟康禄 / 329
五 一律剝目凌迟 / 332
六 来了个满人兵部郎中 / 335
七 明知青麟将要走向刑场，曾国藩却满面笑容地说：我将为兄台置酒饯行 / 342
八 康福的绝密任务 / 347
九 一颗奇异的玛瑙 / 350
十 一箭双雕 / 352

- 十一 曾国藩身着朝服，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 / 359
- 十二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，王璞山请调回湖南 / 367

第九章 田镇大捷

- 一 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，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 / 373
- 二 三国周郎赤壁畔，美人名士结良缘 / 376
- 三 从蕲州到富池镇，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 / 394
- 四 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 / 403
- 五 委托东征局办厘局 / 408
- 六 康福带来朝廷绝密 / 411

第十章 江西受困

- 一 浔阳楼上，翼王挥毫题诗 / 429
- 二 水陆受挫，石达开一败曾国藩 / 438
- 三 水师被肢解，石达开二败曾国藩 / 443
- 四 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，他是万载县令的小舅子 / 447
- 五 参掉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 / 458
- 六 塔死罗走，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 / 461
- 七 樟树镇受辱，石达开三败曾国藩 / 466
- 八 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 / 475
- 九 邹半孔出卖奇计 / 483
- 十 大冶最憎金踊跃，哪容世界有奇材 / 489
- 十一 重踏奔丧之路 / 497

第一章 奔丧遇险



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

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，正在大办丧事。

这人家姓曾，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^①。荷叶塘位于湘乡、衡阳、衡山三县交界之地，崇山环抱，交通闭塞，是个偏僻冷落、荒凉贫穷的地方，但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，却异常宏伟壮观：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，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百十间楼房；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“进士第”竖匾，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，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地位。往日里，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，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，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里。现在，它却被一片浓重的悲哀笼罩着，到处是一片素白，似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早地降临。

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，以往那四个写着扁宋体黑字——“曾府”的大红灯笼，一律换成白绢制的素灯，连那两只石狮颈脖上也套了白布条。门前大禾坪的旗杆上，挂着长长的招魂幡，被晚风吹着，一会儿慢慢飘起，一会儿轻轻落下。禾坪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，碑亭里供奉着一块朱红销金大字牌，上书“戊戌科进士前礼部右堂曾”。碑亭四周，燃起四座金银山，一团团浓烟夹着火光，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，然后再飘落在禾坪各处。

①都：清朝行政区划名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，大门口素灯里的蜡烛点燃了，院子里各处也次第亮起灯光。曾府的中心建筑黄金堂灯火通明。黄金堂正中是一间大厅，两边对称排着八间厢房。此时，这间大厅正是一个肃穆的灵堂。正面是一块连天接地的白色幔帐，黑漆棺材摆在幔帐的后边，只露出一个头面。幔帐上部一行正楷：“诰封一品曾母江太夫人千古”。中间一个巨大的“奠”字，“奠”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老太太遗像。只见她端坐在太师椅上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。幔帐两边悬挂着儿女们的挽联。上首是：“断杼教儿四十年，是乡邦秀才，金殿卿贰。”下首是：“扁舟哭母二千里，正鄱阳浪恶，衡岳云愁。”左右墙壁上挂满了祭幛。领头的是一幅加厚黑色哈拉呢，上面贴着四个大字：“懿德永在。”落款：从四品衔长沙知府梅不疑。接下来是长沙府学教授王静斋送的奶白色杭纺，上面也有四个大字：“风范长存。”再下面是一长条白色贡缎，也用针别着四个大字：“千古母仪”，左下方书写一行小字：“世侄湘乡县正堂朱孙貽跪挽。”紧接县令挽幛后面，挂的是湘乡县四十三个都的团练总领所送的各色绸缎绒呢。遗像正下方是一张条形黑漆木桌，上面摆着香炉、供果。灵堂里，只见香烟袅袅，不闻一丝声响。

过一会儿，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二十三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。他们先站成两排，向老太太的遗像合十鞠躬，然后各自分开，缓步进入幔帐，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。只听见一下沉重的木鱼声响后，二十四个和尚便同时哼了起来。二十四个声音——清脆的、浑浊的、低沉的、激越的、苍老的、细嫩的混合在一起，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，保持着大体一致。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：既像在背诵经文，又像在唱歌。这时，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开始在铁炉里燃烧。香烟在黄金堂里弥漫着，又被挤出屋外，扩散到坪里，如同春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切。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，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调缎，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，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。换香火、剪烛头、焚钱

纸、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，一概浑身缟素，蹑手蹑脚。灵堂里充满着凝重而神秘的气氛。

灵堂东边一间厢房里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、满头白发的老者，面无表情地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，他便是曾府的老太爷，名麟书，号竹亭。曾家祖籍衡州，清初才迁至湘乡荷叶塘，一直传到曾麟书的高祖辈，由于族姓渐多略有资产而被正式承认为湘乡人。麟书的父亲玉屏少时强悍放荡，不喜读书，三十岁后才走入正路，遂发愤让儿辈读书。谁知三个儿子在功名场上都不得意。二子鼎尊刚成年便去世，三子骥云一辈子老童生，长子麟书应童子试十七次，才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中了个秀才。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，便死了功名心，以教蒙童糊口，并悉心教育儿子们。麟书秉性懦弱，但妻子江氏却精明强干。江氏比丈夫大五岁，夫妻俩共育有五子四女。家中事无巨细，皆由江氏一手秉断。江氏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，对丈夫照顾周到，体贴备至。麟书干脆乐得个百事不探，逍遥自在。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，长年挂在书房里：有子孙，有田园，家风半耕半读，但将箕裘承祖泽；无官守，无言责，世事不闻不问，且将艰巨付儿曹。现在夫人撒手去了，曾麟书似乎失去了靠山。偌大一个家业，今后由谁来掌管呢？这些天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着大儿子回来。曾府有今日，都是有这个在朝廷做侍郎的大爷的缘故。丧事还要靠他来主持，今后的家事也要靠他来决断。

就在曾麟书坐在太师椅上，独自一人默默思念的时候，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，身着重孝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这是麟书的次子，名国潢，字澄侯，在族中排行第四，府里通常称他四爷。

“爹，夜深了，您老去歇着吧！哥今夜肯定到不了家。”

“江贵已经回来五天了，”老太爷睁开半闭着的双眼，眼中布满血丝，“他说在安徽太湖小池驿见到你哥的。江贵在路上只走了十六天，你哥就是比他慢三四天，这一两天也要赶回来了。”

“爹，江贵怎好跟哥比！”说话的是次女国蕙。她双眼红肿，

面孔清瘦，头上包着一块又长又大的白布，正在房中一角清理母亲留下来的衣服，“江贵沿途用不着停。哥这样大的官，沿途一千多里，哪个不巴结？这个请吃饭，那个请题字，依我看，再过半个月，哥能到家就是好事了。”

麟书摇摇头说：“你们都不知你哥的为人。这种时候，他哪会有心思赴宴题字，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！”麟书无意间说出“意外”二字，不免心头一惊，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来。

“哥会遇到什么意外呢？虽说长毛^①正在打长沙，但沅江、益阳一路还是安宁的呀！江贵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”国潢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情，反而把“意外”二字认真地思考了一番。

“你们不知道，江贵对我说过，他这一路上，胆都差点吓破了。”接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他是麟书的第四子，名国荃，字沅甫，在族中排行第九，人称九爷。他也是一身纯白，但却不见有多少威容。国荃放下手中账本，说：“江贵说，他从益阳回湘乡的途中，遇到过两起裹红包头巾，拿着明晃晃大刀的长毛，吓得他两腿发抖，急忙躲到草堆里，直到长毛走过两三里后才敢出来。”

“团勇呢？团勇如何不把那些长毛抓起来？”国潢是荷叶塘都的团总，他对团勇的力量估计很高。

①长毛：指太平军。为清朝廷及持相同立场者对太平军将士的蔑称。1851年1月11日，洪秀全领导发动金田起义，太平军以红布包头，一律蓄发易服，以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律令，被称为“长发军”，或被蔑称为“长毛”、“发逆”、“发匪”。

“四哥，益阳还没有办团练^①哩！”搭腔的是麟书的第三子国华，族中排第六。这位六爷已出抚给叔父为子，他虽然也披麻戴孝，但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，与其说是个孝子，不如说是个茶客。他略带鄙夷地说：“四哥总是团勇团勇的，真正来了长毛，你那几个团勇能起什么作用？省城里提督、总兵带的那些吃

①**团练**：取团集训练之义，是官方联合商绅在地方编练的民兵组织，目的是护卫乡土、防范起事、维护统治。始创于唐朝，或称乡团、团勇、民团、乡兵等。十八世纪末、十九世纪初清朝嘉庆年间，四川、湖北等地爆发白莲教起义，当时国家正规军队八旗、绿营已严重腐化，缺乏战斗力，不足以弹压，清政府最终主要依赖地方建立乡团，采取“坚壁清野”措施才将白莲教起义平息下去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面对太平军的迅猛攻势，清朝廷被迫又循前例，要求各省办理团练，合力绞杀。各地于是以官率绅，以绅劝民，按户抽丁，自筹经费，连村接寨，设办团练。各地组织不尽相同，但大体上每乡一团，每州县若干团，每团设团总、团长、团正，下设百长、什长，每团一百至五百人不等。

皇粮的正经绿营^①都打不赢，长毛是好对付的？我看长沙早晚会落到长毛的手里。”

曾府少爷们的这几段对话，把挂名为湘乡县团练总领的老太爷吓坏了。他离开太师椅，在房子里踱着方步，默默地祷告：“求老天保佑，保佑我的老大早日平安归来。”老太爷喃喃自语多时，才在长女国兰的搀扶下，心事重重地走进卧室。



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，杨载福只身救排

就在曾麟书默默祷告的第二天午后，岳阳楼下停泊了一只从城陵矶划过来的客船，船老大对舱里坐着的一主一仆说：“客官，

①提督、总兵、绿营：清朝的常备军分八旗、绿营两种。两者兵制不同，军官称谓也不太一样。八旗最初是指满洲八旗，即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、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八旗，皇太极入关前又在满八旗的基础上扩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。所以，所谓八旗，实为二十四旗。规定每三百人为一牛录（箭），五牛录为一甲喇（队），五甲喇为一固山（旗），一旗约有七千五百人。入关以后，八旗军主要护卫京师和分驻全国各重要部位，前者称禁旅八旗，后者称驻防八旗。禁旅八旗，设前锋营、火器营、护军营、步军营、骁骑营、虎枪营、健锐营，分“郎卫”和“兵卫”两类，郎卫保卫宫廷，兵卫守卫城门和行宫。驻防八旗以重点驻防和集中机动相结合，由将军、副都统、城都尉统率，直接受命于皇帝。绿营则是清廷在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，参照明军旧制，以营为基本单位组建的另一国家常备军。因其以绿旗为标志，故称绿营，又称绿旗兵。全国绿营兵额总数，在咸丰以前大约六十万左右，比八旗兵多三四倍。主要负责地方防护，当时全国划分为十一个战略军事区，每区下辖一至数省，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总督，不设总督的区，则由兼领提督的巡抚（省长）为最高长官；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；省下为镇，镇的长官是总兵；镇下分协，协的长官为副将；协下设标，标的长官为统带；标下设营，营的长官为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；营下设汛，汛的长官为千总、把总、外委千总、外委把总。提督，从一品，掌一省的军政，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，为“提督军务总兵官”的简称，故又称“提台”或“军门”。总兵，正二品，在绿营武官中，地位仅次于提督，受总督、提督节制，因所辖之部队称镇，故总兵又俗称“总镇”、“镇台”。清代中期以前，绿营还算精锐，尤其在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及在乾隆中叶以前的历次战争中，曾起到重要作用。但后来因为天下渐趋太平，与八旗一样，绿营管理日益松懈，训练废弛，腐败成风。自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时即已不能得力，至咸丰年间更是暮气沉沉。

船到了岳州城。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明天一早开船。现在天色还早，客官要不要上岸去散散心？”

舱中那位主人打扮的点点头，随即走出舱外，踏过跳板上岸，仆人在后面紧跟着。走在前面的主人约莫四十一二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宽肩厚背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，前额很宽，上面有几道深刻的皱纹，脸瘦长，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，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、阴冷的光芒，鼻直略扁，两翼法令又长又深，口阔唇薄，一口长长的胡须，浓密而稍呈黄色，被湖风吹着，在胸前飘拂。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，腰系一根麻绳，脚穿粗布白袜，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，以缓慢稳重的步履，沿着石磴拾级而上。此人正是曾麟书焦急盼归的长子，早些天尚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^①的曾国藩。一个多月前，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，充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官。行抵安徽太湖小池驿，突然接到江贵送来的母死凶信，便立即改道回家，火速由水路经江西到湖北，昨天又由湖北进入湖南。跟在后面的仆人名唤王荆七，近三十岁，人生得机灵精神。

“大人。”王荆七轻轻地喊一声。

“又忘记了！”曾国藩威严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我现在已不是侍

①**礼部右侍郎、吏部左侍郎**：清朝的中央政府机构，沿用明朝体制，设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六部的主要职责大致是：吏部分管全国文职官员的选拔、任免、品秩、考核和封勋；户部分管全国疆土、田亩、户口、财谷的政令；礼部分管朝廷礼仪、科举、学校和外国贡使交聘；兵部分管全国军事及武职官员的任免、封荫、考绩、军资、军籍、马政、邮驿；刑部与大理寺、都察院一起负责全国各衙门狱案判决的审核；工部分管土木兴建、器物制作，水利工程的勘估、报批、奏销等。尚书为各部长官，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各部的部长，左、右侍郎辅佐尚书共掌部务，为副部长，左侍郎位列右侍郎之前，相当于第一副部长。清朝实行满汉复职制，即一个职位设满、汉两个官员，以满为主，故每个部有两个尚书（部长），四个侍郎（副部长）。曾国藩三十七岁晋升侍郎衔（副部长级），三十九岁补礼部右侍郎实缺，至四十二岁奔母丧前，又先后兼任兵部右侍郎、工部左侍郎、兵部左侍郎、刑部左侍郎、吏部左侍郎，仕途非常顺畅。

郎，而是回籍守制^①的平民，懂吗？”

“是！”荆七一阵惶恐，连忙改口，“大爷，前面就是岳阳楼，您老上去吃点东西吧！这些天来，您老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。”

曾国藩没有做声，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。自从见到江贵后，曾国藩就处于极度悲痛之中。昨天船进洞庭湖后，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。但当他抬头凝望眼前这座号称“天下楼”的岳阳楼时，不禁又双眉紧皱起来。前次游历，是在道光十九年初冬。那时的岳阳楼，是何等的雄伟壮观，气概不凡！登楼游览，酒厅里高挂的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楼下是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。散馆进京^②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，反复吟诵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警句，豪情满怀，壮志凌云：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^③为榜样，干一番烈烈轰轰、名垂青史的大事业！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，檐角生草，黯淡无光，人客稀少，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。曾国藩感到奇怪。他心里想，或许是今日的心情大异于先前了吧！

曾国藩上了二楼，拣一个靠近湖面的干净座位坐下，荆七坐

①回籍守制：此处指曾国藩回家守母丧。旧时按礼制，官员死了父母，须解职回乡丧居三年（不计闰月，实为二十七个月），以尽孝道，叫守制。守制期间，身同平民，丧期届满，再行候选，分派职务。

②散馆进京：清朝时，朝廷为优选、培养官员，通过朝考，从新科进士中遴选一批文章优秀、书法漂亮者授为庶吉士，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，称“馆选”。三年后（亦有提前举行者），经过“御试”决定去留：成绩优良者，留翰林院任编修、检讨等官，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，或到地方以知县优先委用，称“散馆”。曾国藩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，朝考一等第二名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入庶常馆深造。同年八月请假离开京师，十二月回到湘乡老家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十一月初，离家赴京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庶吉士散馆，取二等第十九名，授翰林院检讨。

③范文正公：即北宋文学家、政治家范仲淹（989—1052）。范仲淹是一个道德、文章对后世均有一定影响的传统文人，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授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力倡改革，有政绩，死后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文正。工于诗词散文，晚年作名篇《岳阳楼记》，中有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希望来往洞庭湖的文人迁客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而应该以天下为念，继承并提升了传统儒家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”的忧乐观。

在对面。刚落座，酒保便满面堆笑地过来，一边擦着桌面，一边客气地问：“客官，要点什么？”不等回答，又接着说，“小楼有新宰的嫩黄牛，才出湖的活鲤鱼，池子里养着君山的金龟、螺山的王八，还有极烈极香的‘吕仙醉’。李太白当年喝了此酒，在小楼题诗称赞：‘巴陵无限好，醉杀洞庭秋。’……”酒保正滔滔不绝地说得高兴，荆七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在嚼些什么舌头！看看这个。”说罢，扬起系在腰上的麻绳。

酒保一看，立即收起笑容：“小的不知，得罪，得罪！”随即又说，“客官不吃荤的，小楼也有好素菜：衡山的豆干，常德的捆鸡，湘西的玉兰片，宝庆的金针，古丈的银耳，衡州的湘莲，九嶷山的蘑菇。”

这些菜名，曾国藩听了很觉舒畅。寓居北京十多年，常常想起家乡的土产。他对酒保说：“拣鲜嫩的炒四盘来，再打一斤水酒。”

“好嘞！”酒保高声答应，兴冲冲地走下楼去。很快便端上四大盘：一盘油焖香葱白豆腐，一盘红椒炒玉兰片，一盘茭瓜丝加捆鸡条，一盘新上市的娃娃菜，外加金针木耳蘑菇汤。红白青翠、飘香喷辣地摆在桌上。曾国藩喝着水酒，就着素菜，吃得很是香甜。喝完酒，酒保又端来两碗晶莹的大米饭，曾国藩吃得味道十足。不仅是这些日子，他仿佛觉得自从离开湖南以来，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。“还是家乡好哇！”曾国藩放下筷子，感慨地说。刚放下碗，酒保又殷勤地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茶，说：“客官看来是远道而来，不瞞二位，这茶是用地道的君山毛尖泡的。”见曾国藩微笑地望着自己，酒保心中得意，“客官有所不知，君山上有五棵三百年的老茶树。当中一棵，是给皇上